

朱家驊的事跡

● 羅家倫遺著

北大任教譽滿全校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四日上午，我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得到朱驥先（家驊）先生去世的報導，忍不住內心發生一種無限的酸楚，化成悲痛的眼淚，這不僅是私人悲慟，而且為國家痛惜。

於是重重的往事，重現到腦海。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本科就學時，驥先先生因歐戰發生，由柏林回國，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煥發，教學認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語，迅即譽滿全校，於是我也改選他的功課。民國十二年，我由美赴柏林，就學柏林大學歷史研究所，那時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學研究地質學，完成該科博士學位。當時常相過從者還有傅斯年、俞大維、陳寅恪、金岳霖、段書詒、周炳琳、毛子水、姚從吾諸位，回頭前塵，此樂已不可再得。

驥先先生回國後，重任北大教席。因憤恨外侮的侵凌，軍閥的禍國，在教學之餘，常為國民革命的目標而奮鬥，於是不能久留當日北京，而赴廣州參加革命工作，却仍以教育為重，遂協同戴季陶先生等創建中山大學。當年我也曾在被邀

之列，因為自己貪圖在國外學術環境中多讀兩年書，於是寧甘為漏網之魚。那時候中山大學在廣東共談驚張的環境之下，正值驥先先生主持校務，得傅孟真先生等通力合作，竟把該校成為南部學術界安定的重心。

苦了志希救了中大

他長中央大學不到一年，即逢「九一八事變」而發生的抗日狂潮，在極大多數純潔的愛國青年，自因受不了外侮的嚴重刺激，但其中也有很少數的左傾份子，藉此以破壞中樞所定有計劃的抗戰國策。在二十年十二月底，中央乃將他調任教育部長，以便對教育方面能通籌並顧。可是不斷的外侮，不斷刺激教育的動盪，此種現象以首都為尤甚。於是驥先先生不使我知道先行商承中樞要我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任務。他自己親自到我住所來看我，我深恐不能收拾此項殘破的局面，堅決謝辭，爭持甚久。他一再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於是我不得不擔任下來。正如孫悟空帶上了「緊箍咒」一樣，常在頭痛之中。

好不容易將中大安置在不斷進步和發展的軌道上，而「七七事變」發生，又把中大全部遷到重慶沙坪壩。事後驥先先生常是對朋友們說：「我逼志希擔任中大校長，苦了志希，救了中大。」這當然是他對我溢譽，但是他當時對一個後輩如此的謙虛和誠懇，是使我非常感佩的。我還回憶到我整理中大的初期，常有若干人事上的麻煩或規章上不必要的牽掣，我對部方有忍不住的地方，他總是支持我，勸我放手去幹。這種氣度，也使我感覺到非一般人所能及。

貢獻國家兩件大事

關於驥先先生對於政治方面，尤其是對於抗戰方面的貢獻甚多，我願意提出兩件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一）粵漢鐵路的完成，並且提早完成，是一件對於軍事上極有貢獻的事。我們一向輸入軍用及民生物資的重要海港都在東北和東南，一開戰就在日軍控制之下。惟一在南方有掩護的海港，不是未曾建設的珠江出口，而是九龍，因為有英界及香港的掩護。但在「九一八」發動的時期

名人名聯集粹(八)

劉兆田

，粵漢鐵路的中段，尤其最難打通的樂昌一帶的山區，尚未打通，不能接軌，則向國外購得的軍火與物資，毫無辦法運進武漢及西南大後方。所

以要趕緊完成這條輸血管，又非有極好的配合與加速的努力不可。幸而這次配合適得其人，也適當其時。所謂其人，就是驢先生以英庚款委員

英雄兒女，將相王侯，小閣坐人豪，終古江流淘不盡，

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世界滄桑，樓臺煙雨，名湖猶昔日，幾回浩劫夢無痕。

這是吳佩孚自題書齋聯；上聯可說是「拿得起」，下聯可說「放得下」。有人說「得意時能有失意的心境，則不會太驕」。「失意時，能有得意的回想，則不會太餒」。吳佩孚秀才出身，

這是漢陽、晴川閣薛福成所題之聯。上聯是說：江山代有人才出，下聯是說：人事滄桑為雲煙。

十八年古井無波，為從來烈婦貞媛，別開生面，

真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許多人真是所謂「色」二字，則馬上原形畢露了。

千餘載寒窗向日，看此處曲江流水，想見冰心。

學君臣，學父子，學夫婦，學朋友，蒙千古忠孝節義，細細看來，漫道逢場作戲；

此為西安寒窗，王寶釧廟門聯。王寶釧之信義與忠貞，實為曠古所稀有，而為許多朝秦暮楚、水性楊花者滋所愧煞；未嫁前，堅持：「既已許婚，絕不另嫁。已嫁後，則固守：「既已嫁人，絕無二心」。誠所謂「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易，「天下眷屬終成有情人」難。

或富貴，或貧賤，或喜怒，或哀樂，將一時離合悲歡，重重演出，管教拍案驚奇。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貪色，不歛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免出洋，免走租

這是北京圓明園戲臺聯。戲臺上的聯很多，但沒有此聯之完整。好的戲劇，既能感人，也能教人。固然有人說「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但是戲劇之有其教育功能，實為世人所共識。

會主席的身分，隨時儘先撥款，顧孟餘先生以鐵道部長職權充份予以人事調度及主辦人職權上的便利，而凌鴻勛先生以艱苦卓越的精神以貫徹其技術上的運用。此項工程，原來以為四年才可完成的，竟於兩年半的時間打通。於是全面抗戰軍興，南京失守後，武漢中心尚未支持一年，而西南、西北大後方也因以穩定，這真可謂適得其時。

(二) 九省電話網的完成，這是驢先生交通部長任內完成的。這個通信網的完成，對於抗戰時期軍政首腦部在指揮上的便利大極了，這在軍事上真是神經系統。這兩件事是就我認為最重者而言，其餘我不知道，自然不能盡舉。

古道熱腸風義感人

我在最後不能不提一件極有人情味的事，可以見到驢先生對於朋友的風義。就在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初旬，他打一通電話給我，說是要到我寓所來看我。我知道他身體不好，行動不便，立刻說我去看他，定在當天下午四時，那知他於二時半竟搶先到舍間了。我看他步行不穩，非常難過。他來看我的目的，乃是為了要印行戴季陶先生文存的補篇，約一百二十萬字，為陳伯稼先生所繼續收集的。因為字數頗多而印費也大，要我在有關單位方面設法印行。我對他說，伯稼先生這種極可讚佩的工作，我已見過，我一定極力設法，完成兩位先生的心願。驢先生非常高興。這般為亡友的風義，真是令人感動！誰說古道熱腸，不存於今世？

（選自時代文摘）